

優等獎

族語認證

游以德

臺北是我出生、成長，居住了三十年的地方，卻不是我的家。因為，比起臺北人，他們更喜歡叫我原住民。

「二〇七——二一八，八號。」監考人員盯著我的族語准考證，「請坐到一、二、三，那邊第三臺電腦。」捏著准考證，我逐步邁向祖靈的召喚。這是一間新穎的電腦教室，日光燈照亮了每一個本該陰暗的角落。側身越過喃喃背誦族語的考生們，他們大部分是孩子，不時回頭望向走廊上的帶隊老師，稚嫩的臉龐，埋藏著對繁華都市的無限想像。其中少數幾位，是看起來不大適應電腦設備的長輩，在瞬間的眼神中，透露出一絲溫柔的倔強。雖然只是在七樓，考場中隱約瀰漫著一股高海拔的芬多精，在這之前，我不曾在臺北遇過這麼多族人齊聚一堂，更從未在他們臉上看見如此戒慎恐懼的模樣。按照監考人員指示，我坐入指定位置，左右張望，這座牆上掛著秋海棠地圖，歷史悠久的女校，此刻被賦予了傳承臺灣千年傳統文化的神聖使命，而呆坐在試場中心，戶籍設在臺北市的我，卻是整個歷史洪流中的盲點。

「距離考試開始還有十分鐘，請大家檢查桌上貼紙，確認是你的位置。」

我是否在正確的位置？成長過程中，常有人問我「妳從哪裡來？」若誠實回答臺北，總不免換來「我指的是妳——真正——從哪裡來？」配上自認與我心有靈犀的挑眉。無奈的是，這類拒絕接受真相的提問總以千變萬化

的形式反覆出現——「妳什麼時候過年？我指的是——真正——的豐年祭。」或是「妳叫什麼名字？我指的是妳——真正——的名字。」

「請戴上耳機測試麥克風，錄音後播放確認音量。」監考人員喚回我紛亂的思緒。

「Ciwas lalu mu.」我小心翼翼地托著麥克風，謹慎地咬字。Ciwas 是我「真正」的名字——真正沒人稱呼的名字。對於 Ciwas 的歸屬感，僅存於童年，在臺安醫院遊蕩的那個夏天。四歲的暑假，爸爸把爺爺從山上接來臺北接受治療，虛弱的爺爺躺在病床上，經常對我說著聽不懂的族語，在那些滑稽的聲音中，我只聽得懂 Ciwas。再更久以前，爺爺還健康的時候，爸爸偶爾會載我去拉拉山探望他，對於爺爺家的印象，除了暈車以外，還有始終被白雪覆蓋的圍籬。年幼的我，最鍾愛的活動就是蹲在院子中心堆做一個又一個的雪人家族，而當年身材魁梧的爺爺，總會使勁地把自己蜷縮成一團，蹲在我身旁，手裡拿著枯枝幫雪人家族插上臂膀，嘴裡努力地用國語發音：「Ciwas，名字，妳。」一直到上禮拜，我獨自在家複習族語，才驚覺當年爺爺擠出的破碎國語「Ciwas，名字，妳。」是泰雅族語「Ciwas lalu mu.」的文法直譯。

「請將准考證放在桌上，以便監考人員檢查。」距離考試開始還有七分鍾。

一個月前，社區管理員替我代收了一封掛號信，白色的信封上印著「准考證通知」五個紅字，那天晚上，我花了兩個小時上網下載了所有族語教材，瀏覽著課本裡琳瑯滿目的插圖，部落的親戚，就這樣被濃縮在一幅又一幅錯置的時空當中。小時候熄燈睡覺前，我總愛纏著爸爸，強迫他重複那幾個鬼故事給我聽，長大後，在學校讀到臺灣原住民歷史，終於明白，那些嚇我入夢鄉的鬼故事，不過是部落族人的生活日常。插圖裡的獵人若隱若現，飄浮在雲海盡頭，一對鷹眼配上驕傲的嘴角，彷彿在嘲笑我，竟淪落到寄生在水泥五金的小套房。

監考人員俯身抽起准考證。對於各種考試的標準程序我並不陌生，大同小異的電腦設備搭配相似的試題介

面，只是，今日的考試有別於托福英檢，不為證明國際化的競爭力，反而更像某種久違的儀式。他盯著准考证上的照片，不時抬頭與我四目相望，不知為何，他人懷疑的目光總讓我心慌。

雖然我生長在臺北市中心，但與生俱來的高聳額骨襯著黝黑肌膚，通常無須表明，別人早已掏出標籤，主動貼了一層又一層，密密麻麻，怎麼美白都徒勞。記得父親曾提起，過去山上人煙稀少，能遇到人即是幸運非常，興奮得一直渴望聊天，我想，因為孤單、因為善於聆聽寂靜，山上才會有那麼多的鬼。又或許是父親的鬼故事太成功，每當察覺陌生的目光，總令我不由得神經緊繃。儘管都市裡的人們多數友善有禮，我仍經常偷偷期望，有那麼一對雙眸，能看穿表皮的假象，明白其實我們一樣都怕鬼，一個無助的靈魂藏躲在一顆孤單的心臟。

大學畢業那年，我親赴一家中小企業應徵祕書，老闆是一位踩著男仕黑皮涼鞋的中年大叔，他並沒有注視我的臉龐，更準確地說，他連看都不看我。面試過程我幾乎淡忘，只記得結束前，他猛然抬起頭，瞪大雙眼斥責我：「妳是臺灣人，怎麼可以不會說臺灣話！」我擠出一個臺灣人的微笑，腦中浮現爸爸努力用閩南語和客戶溝通的卑微模樣。

我根本不是臺灣人。對於平地人我的長相太原住民，對於原住民我的舉止太平地人，在臺灣這個多元文化的島嶼，我不屬於任何族群。

沒有聲音。考場裡的族人異常安靜。我陷入坐立難安的現代殘酷神話裡：被瓦楞紙隔開電腦而坐的我與族人，每顆頭上都戴著耳機，規範向來限制我們交談，一顆顆炙熱的太陽，匍匐在輸送帶上，咚一聲擊碎，推擠著墜入水塔，載浮了百年光陰，任憑戴著口罩的工人，打撈起來真空包裝，最終，烙上一枚刻著繁體字的合格標章。面對「公平」，族人顯得麻木，因為族語裡並沒有這個詞，沉默如故鄉白雪紛飛的每一個清晨，沉默如

曾經家門外神木的年輪。

剩下三分鐘。

我將腦中的單字複習一遍。qurux，數字一，讀音似「孤獨」，一等於孤獨，多麼浪漫的巧合；mqwas³，biru¹，讀書，mqwas³是唱歌，biru¹是書，泰雅族人是這麼解讀，讀書實際上是唱書；qalang，部落……等等，是qalang吧？這個單字我背了好久，部落對我來說，實在太過抽象；yuras，爺爺……起伏的音調間，飄出了淡淡花香，那是爺爺長眠在百合花裡的模樣。

「妳猜我找到什麼？」半年前，爸爸從倉庫裡翻出一卷幾乎發霉的錄影帶，殘破的塑膠殼上黏著泛黃的標籤，上頭依稀寫了幾個模糊的文字。爸爸小心翼翼地捧著那捲骨董，異常溫柔地，將它送入錄放影機——「是妳和爺爺。」

「倒數兩分鐘，請再次檢查耳機、滑鼠和螢幕顯示是否正常。」

電視螢幕閃爍跳動，忽明忽暗。在不規則的雜訊裡，我認出了延吉街的舊家，櫥櫃裡那隻豆豆龍，現在依然躺在我的套房。走廊盡頭，隱約可見一個模糊的高大身影——是當年英姿煥發的爺爺，還未遭受癌症摧殘的他，正一步一步，慢慢地走向鏡頭……陣陣雜訊劇烈閃動……下一秒！爺爺佇立在鏡頭前方，濃密的眉毛、黝黑的酒窩變得閃亮清晰，而他健壯的手臂裡，藏著一個陌生的嬰兒……跳躍的訊號凝聚著他溫柔的眼神，爺爺輕撫寶寶的頭髮：「Ciwas—ci—was, laxi zyung'i Tayal da.」

那天晚上，我報名了族語認證。事實上，考試結果通過與否，對我的生活並沒有任何影響，更不知道除了爸爸，未來該對誰傾訴這些隻字片語，走進考場到現在，我竟也沒瞧見任何熟識面孔。也許，我只是渴望出現在族人齊聚一堂的時刻，即使淘氣的男孩攤坐在考場階梯上，大刺刺地玩手遊，我也尊敬他恐怕是資深的族語

前輩。我閉上眼睛，任意念自由穿梭於當下與從前，雪花瀾漫的蒼林、霓虹璀璨的臺北，如果，我能利用午後背熟一首又一首的英文歌，為何從來不曾學著吟唱，血液裡封存的富麗音階。「真正」的族語認證書上，是否擁有我遺失的泰雅印記，這場族語考試，是否認證了我的回歸。

「最後一分鐘！」

爺爺，我學會了五百個能陪你談天的單字。爸爸，下回我要聽族語版本的鬼故事。Ciwvas，吉娃斯；Iaxi，不要；zyungí，忘記；Tayal，泰雅。

「考試正式開始。」

作者介紹

游以德

游以德 (Sayun Yuning)，生於一九九〇年，桃園拉拉山泰雅族。臺灣大學戲劇系畢業，現職劇場演員。曾獲二〇一八臺灣文學獎原住民漢語散文金典獎、二〇一九原住民族文學獎散文組與新詩組雙首獎。

評審意見

陳昌明

臺灣近幾年文學獎常有原住民題材的書寫，且頗多佳作。〈族語認證〉是篇語言精練，構思嚴密的作品，時間、地點、情節內容的簡潔儼如小說的三一律形式。也就是在特定的時間、固定的地點，以及某一事件（考試）中，時空事件融合在同一脈絡，「泰雅語」成為頗具功能性的書寫，成為涵義豐富的象徵語。這篇關注「語言」的散文，常透過族語與漢語的對比，述說作者的內心感情，所以 qunux 說「孤獨」，讀書 mqwas' biru' 是唱書，「公平」對族人顯得稀少麻木，都在反映原住民的某些處境。文中爺爺常提醒的泰雅語是「Ciwas, laxi zyungi' Tayal da」吉娃斯，不要忘記泰雅。透過族語的呼喚，喚醒身處臺北的身分探索，我是否在正確的位置？臺北人？原住民？同時考試的淘氣男孩，可能是資深的族語前輩？「確認你的位置」是本篇文章透過「族語認證」反覆思考的主題，文中別人問「妳從哪裡來？」時，作者也反覆思考此一問題，身分的探索貫串整篇作品，經過一場「族語認證」的考試，在作者與讀者內心，激盪隱微卻沉重的迴響。